

清 陆以湑 著

冷廬醫話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序

醫理至深。豈易言哉。抑自軒岐以來。代不乏人。既已詳且盡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學疏識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於言乎。雖然。言必窮乎理之奧。則誠不能以幾及。若惟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於是涉獵之餘。隨筆載述。聊以自娛。意淺而辭瑣。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夫言之不能文。猶之可也。言而或悖於理。則言適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當代君子教正焉。

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涪書於杭州學廨之冷廬

跋

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既已補其殘。訂正以行世矣。先生精於醫識。中所採岐黃家言。正復不少。竊以先生於醫學必有所心得。爰益購求先生之遺書。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繼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醫案採摭繁富。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醫話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源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亟付手民。壽諸梨棗。仿古香齋袖珍本。以便取攜。暇日擬再訂正醫案。續以行世。時光緒二十三年。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烏程龐元澂跋。

冷廬醫話目錄

卷一

卷一

醫範	一
醫鑑	六
慎疾	二
保生	四
慎藥	八
求醫	五
診法	八
脈	八
用藥	三

冷廬醫話目錄

卷二

古人	一
今人	五
古書	六
今書	四
形體	一
中風	二
傷寒	三
陰症陽症	四
暑	六
暑風	八

霍亂轉筋	九
熱	一一
熱入心胞	一三
疫	一四
痧	一七
瘧	一九
三陰瘧	二一
痢	二一
瀉	二四
疝	二四
咳嗽	二五
噎	二六
吐	二九
頭痛	二九

卷四

脅痛	二〇
腹痛	二〇
肝病	三一
七情	三一
不寐	三三
吐血	一
諸血	三
汗	四
疽	五
腫	五
消	七
傷食	七

卷五

冷廬醫話目錄

乳	胎產	婦科	雜病	腿	齒	舌	喉	目	耳	癩	邪祟
.....
三〇	二五	二二	二〇	一八	一七	一五	一四	一二	一一	一九	一八

質正	雜方	鴉片煙	酒	食忌	藥品	鍼灸	疔	外科	疖	痘	幼科
.....
三六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二	一一	一一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一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湑定圃氏著

卷一

醫範

徐氏醫統云。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即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即今修養家也。納是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而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類經云。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傳。二說微不同。而太醫院所設十三科。則與類經之說同。詳見明史。余接近有專業耳科者。是又

在諸科之外矣。

錢塘名醫金潤。寶壑珂。治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常云。古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遽奚爲耶。此語可爲俗醫鍼砭。

五世之醫。北齊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國朝有陳治。華亭人三世之醫。宋張杲。陳自明。倪維德。陸士龍爲最著。近代亦多世其業者。青浦北韓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張子和云。古人以醫爲師。故醫之道行。今以醫譬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粗。一概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師傳遂絕。吁。醫官馬前唱喏。乃以爲可羞乎。今之官趨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於此者。而况於醫乎。山陰陳載庵爲其邑令。治病獲瘳。將薦之上司。使爲醫官於郡中。力辭。將著之勳籍。使棄醫而爲官。又力辭。此真過人遠矣。醫人每享高齡。約略數之。如魏華佗年百餘。吳普九十餘。晉葛洪八十一。北齊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許智莊八十。唐孫思邈百餘。甄權百三。孟詵九十。三。宋錢乙八十二。金李慶嗣八十餘。成無己九十餘。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禮

八十二。汪機七十七。張介賓七十八。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葉天士桂八十。蓋既精醫學。必能探性命之旨。審頤養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徐靈胎診之。謂是蓄飲。為製一方。病立已。見徐批臨證指南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

口目皆閉。六脈俱沈。少妾泣於傍。親朋議後事。謂是痰厥。不必書方。且以獨參湯

灌。衆相顧莫敢決。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因邀之入視。符曰。中暑也。參

不可用。當服清散之劑。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其塾師馮在田曰。吾聞六

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試之。皆以為然。即以葦管灌之。果漸蘇。符又投以解暑之劑。

病即霍然。見徐晦堂聽雨軒雜記夫葉薛為一代良醫。猶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醫之不可

為矣。然如符姓。素無名望。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則醫固不可為而可為也。

震澤吳曉鈺茂才。劍森言乾隆間。吳門大疫。郡設醫局以濟貧者。諸名醫日一造

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腫。徧體作黃白色。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診其脈。揮之去。

曰。水腫已劇。不治。病者出。而葉天士至。從肩輿中遙視之。曰。爾非更夫耶。此蒸驅

蚊帶受毒所致。二劑可已。遂處方與之。薛為之失色。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二

人以盛名相軋。蓋由於此。其說得之。吳中醫者。顧某。願得之其師。其師蓋目擊云。徐靈胎名醫不可爲論。謂名醫聲價甚高。輕證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醫皆束手。然後求之。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辭去。猶可免責。若猶有一綫生機。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此蓋現身說法。猶爲真名醫言也。若獲虛名之時。醫既無實學。又切貪心。凡來求診。無不診視。其以重幣招致者。臨證猶或詳慎。鄰近里閭之間。尋常酬應。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經心。余昔一弟子。皆爲名醫。誤藥而卒。弟以癩中秋節玩月眠遲次日惡寒發熱誤謂冒寒用桂枝湯根防風等味致內陷神昏不知實伏暑證也子實章內風證誤謂外風而用全蠍牛黃等味致由於匆匆診視。不暇細審病情也。是以爲名醫者。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限以定數。苟逾此數。令就他醫。庶幾可從容診疾。盡心用藥。不至誤人性命。

揚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技。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爲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技。蓋人以技傳。不詳其技。不如不錄其人也。此論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

人爲醫家作傳。往往以虛辭稱揚。不能歷敘其治驗。卽敘治驗而不詳方案。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

王葑亭先生友亮作葉天士小傳。謂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既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衆美以成名。善哉。轉益多師是我師。藝之精不亦宜乎。

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太常蘭之祖輅。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襁褓耳。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專精歧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此皆可以爲醫者法也。

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症。略舉二事以證之。粵東呂某女。爲後母尹氏所忌。佯愛之。親爲濯衣。潛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漿糊女衣袴。女服之。搔癢不止。全身浮突。酷類麻瘋。延醫療治。經年不瘳。問名者絕踵不至。將送入瘋林。呂不忍。復請名醫程某治之。程察脈辨色。見其面無濁痕。手搔肌膚不輟。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滌之。漿澄水底。色黃黑而味烈。程曰。樟屑春粉。壞人肌肉所致。此必爲浣

衣者所藥。非瘋也。棄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呂詢得其情。遂出尹氏。東莞歐蘇鬻樓。余戚王氏女。徧體紅瘰。痛癢不已。飲食爲減。延醫視之。以爲瘡也。治數旬不愈。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審視再四。曰。此必爲壁蝨所咬。毋庸醫也。歸閱帳枕等。檢棄壁蝨無數。果得瘳。

醫鑑

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經紀人。勞苦嘔血數升。延醫視之。用川連、人參、大黃。余詰之曰。旣補矣。又瀉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穢血未淨。故瀉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藥。老米粥。厚滋味。令寢食數日。不一旬而強健如故。蓋勞苦之人。未嘗享有飲食之美。數晨夕之安。得此勝於良藥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與夫素無疾。忽腰痛肚飽不食。醫進以大補藥。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氣喘且死。翌日醫復視之曰。此中鬼箭也。藥物無所施。亟宜禳遣。余歎曰。奈何嫁罪於鬼哉。是中寒傷食者。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書之以告世之誤信庸醫者。余謂誤信庸醫。由於不諳方書。不能不求援於醫耳。所可恨者。爲醫而不深。

究醫理。強作解人。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

吳郡某醫。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奉為秘本。見其屢用麻黃湯。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謂是足太陽表證。投以麻黃。服之汗出不止而殞。蓋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豈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氣發作。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須略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張執甚力。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粟殼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稜。莪茂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繼而大腑又秘結。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夢葬記詳載之。觀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藥也。

祥符縣醫生胡某。操技精良。當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與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診之。胡謂此孕脈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識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視之信然。胡大駭。暈仆。良久始蘇。歸病數月即卒。胡之藝工矣。惜乎其不知顧忌也。

先祖秋哇公宰密縣時。諭知此事。先生祖母顧太孀人恆為以語言之。

近世醫者。能讀內經鮮矣。更有妄引經語。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

湯覆杯則臥。云是厭勝之法。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謂可安臥。治脚疔。引膏藥之變。足生大疔。以爲確徵。不知足者能也。非專指足而言。又有治痺瘧證。以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爲己任編之言。蓋未讀內經金匱。第見己任編有是語耳。疏陋若此。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

醫貴專門。歛吳章侯太守端甫。攢花易簡良方中。勸行醫說。言之甚爲切至。特錄之。古法行醫。各有專科。近見懸壺之輩。往往明日出道。今日從師。辟書內外兩師傳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無擅長。不過取門數之多。以博錢財。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恆被貽誤。曾見有人患風痧。醫視爲漆咬。而誤用清藥。又有患火焰疔者。醫視爲熱瘡。而誤用發散諸品。幾致不治。此皆不專門故也。可不慎哉。

蘇州曹某狀修偉多髯。醫名著一時。而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字閨中。因病遣僕延曹。僕素憎曹。給以女已出嫁。今孕數月矣。吳俗大家婦女避客。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曹按女脈。漫云是孕。翁大駭異。次日延醫至。使其子僞爲女診之。復云是孕。其子寡幃啓。示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証我猶

00928

可。誣我妹不可恕也。叱僕毆之。并飲以糞。跪泣求免。乃薙其髻。以粉筆塗其面。縱之去。歸家謝客。半載不出。聲望頓衰。太湖濱瘍醫謝某。技精藥良。而居心貪譎。往往乘人之急。以爲利。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以其貧拒之。疽潰遂死。某憤甚。謝有拳勇。數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間。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謝以所製藥敷治。將痊。怒某之刺己也。亟愬之縣。循例擡驗。縣官揭其衣。用力重。衣開皮裂。冒風復潰。而卒。某按律抵罪。後遇赦得生。此二人醫術皆良。乃一則以傲。取名。一則以貪傷身。皆可爲戒。故並誌之。

徐靈胎慎疾芻言曰。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尙如此謹慎。卽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砭俗。近時所稱名醫。恆喜用新奇之藥。以炫其博。價值之昂不計也。甚至爲藥肆所餌。凡診富人疾。必入貴重之品。俾藥肆獲利。此尤可鄙。

揚州府志辯高郵州志稱袁體庵。班案脈極捷。以爲醫之切脈。以審慎爲工。捷於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爲。班斷不如是云云。吁。今之醫者。鮮不以捷爲工。卽延醫者亦皆以捷爲能。蓋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螳螂子之術。小兒蒙其害。徐靈胎蘭臺執範詳辨之謂即妬乳法用青片一分同研細擦口內兩頤一日四五次北方有割瘡之術。婦人蒙其害。兼及小兒。吳鞠通溫病條辨考之字書並無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偽造其名而劣婦祕傳其技藉以欺世圖利者明識之人慎勿爲其所惑。

吾人不能徧拯斯民疾苦。宜廣傳良方。庶幾稍盡利濟之心。每見得一祕方。深自隱匿。甚至藉以圖利。挾索重貲。殊堪鄙惡。唐白華祕發背方。遂遭虎厄。歛蔣紫垣秘解砒毒方。竟獲冥譴。可以爲鑑。

烏程鈕羹梅福厚。由中書歷官郎中。在都門十餘年。聲望翕然。咸豐八年三月。偶患風溫。惡寒自足而起。漸及四肢。身熱脈浮。舌胎白。醫謂是風寒。用柴胡葛根防風蒼耳子等藥。遂至神昏躁厥。胎黃便結。更醫用石膏大黃等藥。病益危篤。醫皆謂有名者而恃謬乃若此更醫又用理陰煎復脈湯等。卒不能救而歿。年僅五十。有六。羹梅爲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壻。好學敦品。氣度雍容。咸謂可享上壽而躋顯秩。乃爲庸醫所戕。亦可惜矣。余見風溫濕溫等證。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入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斃。當此卽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湔滌中宮。猶可挽回於萬一。使認

爲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作事宜從容詳慎。爲醫尤甚。不特審病當然。卽立方亦不可欲速貽誤。杭州某醫治熱病。用犀角七分。誤書七錢。服藥後胸痛氣促而殞。病家將控之官。重賄乃已。某醫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爲病家所詬。此皆由疏忽致咎也。治癰疽之法。不可輕用刀。破膿鍼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慎。適以傷人。過事有可以爲鑑者。杭城有善者。設局延醫。以拯貧人。外科李某與焉。農夫某脚生癰。李開刀傷其大筋。遂成廢人。農夫家衆毆李幾斃。吾里有走方醫人治某哮喘。以鍼貫胸。傷其心。立時殞命。醫卽日遁去。

烏程周岷帆學士學源。才藻華美。咸豐九年。考一等第二。由編修擢侍講學士。旋丁外艱。回籍十一年。避亂苕南。醫生瘡有年矣。因坐臥不便。就菱湖瘍醫費某治之。費謂可用藥攻去。予以三品一條鎗。大痛數日。患處潰爛翻花。復投以五虎散。藥用蜈蚣。蛻螂。全蠍等味。服後體疲神憤。遽卒。年僅四旬。往歲余館湖城。及寓京邸。恆與岷帆談藝論詩。昕夕忘倦。今聞其逝也。深恨庸醫之毒烈。無異寇盜。特書於此。以志恫焉。是年余避難柳絲有鄰女陳桂姐手生癰毒亦爲費某開刀傷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醫治得痊大抵近世瘍醫皆從外科正